

大易集義粹言

三十二之
三十二

漢書門			
二	一	二	三
〇	三	六	九
三	九	九	三
類	號	函	架
五	八	五	冊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九	〇	書	
函	五		
廿	八		
九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冊數	585(147)
函號	369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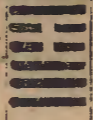
共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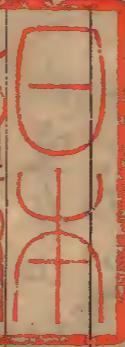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

後

學成德
淺草文庫



乾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
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
止則聚矣有字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
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易傳

東萊呂氏曰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
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為學
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乖則
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為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
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遵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



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无物
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内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
於内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
至於篤實輝光可也並易說○又曰有无妄然後可畜荀子
養心莫善於誠之語未瑩已丑課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
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内乃所畜之
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
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
德充積於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
一无於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
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

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
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上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
明且近者易傳

藍田呂氏曰大畜據其所自得也雖以陰畜陽而一陽
在上尚賢之義也大有所畜止乎剛健惟大正然後利
小有不正莫能正也大畜天祿也當與賢者共之不家
食不敢私也

廣平游氏曰說者以大畜為君畜臣夫賢者易祿而難
畜而盛德之士蓋有君不得而臣者恐無畜大賢之理
如以為所畜者非成德之彥則不足以當所尚之賢而
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羣材而並用之故重道輕祿者不
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牛之牯豮豕之豕徒取於
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

為聖人能養賢以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者藉令不知為政亦无家食之理况大畜尚賢之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天之衢亨未及言養民也恐不須生此義

易說

白雲郭氏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為大利為大貞上合天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於濟難也何有无妄動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无妄而後可畜者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其道大備

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為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為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眾不平則反為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為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

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為於世而亦天下之仰望者也故
 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
 量力然後進而有為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
 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
 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
 而天下安故利

易說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
 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
 健良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
 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
 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
 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

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
 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
 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入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
 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
 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
 艱險之不可濟況其它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強學者往
 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始有光明唯能
 定已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向求光明易大抵以良為
 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
 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
 光明○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衮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蓋有能變亂名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於疏間親新聞舊言聽計從无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為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羣賢畢進則涖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羣賢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修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

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易說兼山郭氏曰易之稱大者凡四卦皆以賢為主大有有賢之卦也大畜畜賢之卦也大壯大者之壯大過大者之過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則王之為大者以賢為大也故其辭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謂二五也六五才不足而位有餘疑不可以濟難唯能應乎天无行險以徼幸之心是必濟也而說者謂挾眾為助其未優乎易說○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

矣大畜圖

白雲郭氏曰卦之才能止健故內能成剛健篤實之德發於事業者又輝光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蓋有剛疆不撓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耕而食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非家食也至於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蚤暮哺啜之也二五之應以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於涉大川為餘事蓋有剛德可以

涉難尚賢可以涉難大畜兼之故涉大川優為之矣易說漢上朱氏曰剛健乾也篤實艮也大畜者大壯九四變也一變為需再變為大畜需有坎離相合發為輝光進而上行成艮互有兌震兌西震東日所出入日新其德也剛健則不息篤實則悠久兩者合一畜而為德動而有光其光輝散又日新无窮進而不已自畜其德者也故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合乾艮兩體而又推大壯之變以言大畜也剛賢者也大壯再變九四之剛進居君位之上賢者置之上位六五以柔下之尚賢也三陽自內而往難畜者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自畜其德矣又尊賢忘勢剛上而尚賢具此五者然後能止畜其健大正也大正乃天下國家之利君子當在上小人當在下正也初九九三當位二五相易而正大者

正也所以大畜者以其利於大者正故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以上九在上六五九二相易以言大畜之利正也剛上而尚賢尊之也尊之而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賢者不可得而畜也三在上體順養賢也二在內為家兌為口食六五尊德樂道下交九二九二受畜而往應之不家食也王公之尊賢而又養之賢者如是而食則吉正也非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不然分國與之視猶錙銖也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此以二三四五言大畜賢者止而受養也上能止健賢者止而食乃能得盡其心與之犯難而不辭兌為澤決之為大川震變兌成坎艮震足艮指而越坎涉大川也乾為天五天位巽為命天命有德者為萬民也六五下應乾九二之五大畜止健賢者不家食應乎天而行何險難

之不濟哉故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此再以二五言大畜養賢之功在卦氣為白露故太玄準之以積易傳龜山楊氏曰艮止也乾健也一陽在上能止健大者畜也與小畜異矣剛健篤實乾德也畜之於內則輝光日新所畜亦大矣此天在山中之象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言上九也剛居一卦之上與三合志則乾道上行矣尚賢也尚賢止健非大者正其孰能之所以利正也然尚賢而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非尚賢之義也故不家食乃吉五居尊位而應乎乾應乎天也應天而時行則无往不濟矣故利涉大川易說新安朱氏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德釋卦名義大正也以卦變卦體釋卦辭養賢也亦取尚賢之象應乎天也亦以卦體而言本義○能止健却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



來止這乾○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

錄語

東萊呂氏曰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為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為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為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

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而有為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為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彖恐人以不家食為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退去就自有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為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為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易說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伊川先生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易傳○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无體

芥子无量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正蒙○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觀它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學不長者无它術唯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為无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也決矣○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並經學理窟

藍田呂氏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所畜至大者也君子修身以畜德之要好古敏以求之見賢而思齊者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易說○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闢靡以資見聞而

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

孟子解

和靖尹氏曰伊川易傳大畜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大凡學問須要約之於己方有用處如前言往行若只是多識不能畜以成己之德何畜者○又嘗讀易至无妄大畜有自得處舉伊川曰觀言所以識其心觀行所以識其用不識後如何畜得

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山必不能畜天之德也而畜天之道則為有餘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聖之言以知天之德何如而可畜也欲多識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何如而可畜也是以稽其

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則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為大畜也歟且識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知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行如此是為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然自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為本故大畜言畜其德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天道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在山中以人所見為象猶言水中觀天也聖人論天地日月皆以人所見言之天大无外而在山中其所畜大矣内卦兌口前言也外卦震為行往行也二陰四陽陽為多大畜自大壯來一變需離為目識

前言也再變大畜識往行也德者剛健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畜其德矣夫以方寸之地觀萬世之變塗之人而上配堯禹非多識之其能畜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義本

○又先生謂鄭光弼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便要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語錄

東萊呂氏曰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且人之心一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

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為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矣易說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先生曰大畜能一作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一作止之

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它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入信

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

為謗已故初則有厲而利已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德也然陽微而居一卦之

下為上所畜有厲也進則犯災矣故利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已先儒讀作已矣之已王弼作己今從先

讀三陽務進初九剛健之始六四柔得位當止畜之地

不度而進處位不當危厲之道也不如已而受畜則利

夫不受畜而往危實自取不曰眚而曰災者初九正也

大畜之時宜止而往雖正亦厲故曰災子夏傳曰居而

待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初往四成離離有伏坎故曰

犯災不直曰災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道上行今居下焉有難畜之象惟聖人

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勉強而畜

之必不使有失於天德也失天德則納諸陷阱其危可

立而待然人雖知危之可畏而不知危之為利知危之

可畏者不知反身修德之道也知危之為利者蓋以危

而修德則无犯災之理反所以為己之利也故古人之

以宴安為醜毒如此則有厲為利己明矣畜德之初蓋

有出於勉強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

也如艮之九三為力止之道則曰厲薰心同意若夫聖

人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其修德不繫乎

有厲无厲是以其身常安而國家可保故曰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與此利己者非若利吾身

之利蓋誠利於治己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陽欲上進為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已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

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為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

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為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

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已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易說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

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一有

輪輻謂不行也○輿說輶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

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

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輶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

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

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輿說輶則車敗不可行也輿說輶輶車軸

縛也則不駕而已車體猶完九二以剛居中自全不進

非若小畜九三與四力競至於敗也

廣平游氏曰二則輿說輶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不可則

去此中无尤之道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與二為應能止健者也二以剛中為上所畜雖欲上行不可得也故曰輿說輶言不行也以其得中故无尤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古人之必求其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能畜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輶中无尤之辭焉輿說輶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尤不能說而止雖中亦尤也孔子絕四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絕而毋之然後天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眾人乎故貳過遷怒皆放心之小者顏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慎獨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然

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矣至孟子

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說輶之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輻當作輶王弼注作輶坤為輿自三以上為震震為木輿下橫木輶也二不動兌毀折之輿說輶也不動未正宜有尤兌為口尤之者也然遇畜而止說輶不進知以不動為中是以无尤故曰中无尤也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蓋一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輿脫輶之象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二與六五為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

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為之時也然上為
 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輿說輶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
 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
 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
 中故曰輿說輶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輶而
 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易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
 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
 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
 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
 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一作志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
 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

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日常閑習其車輿與
 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
 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
 時而失不得不誠也○九三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
 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有

三合志上進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防輿衛而進歷二陰則或有童牯說輶之
 害不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為上九所畜畜極而通天衢已亨可
 以馳逐而无阻故曰良馬逐然不可以不戒故利艱貞
 戒之道不可以不豫習故曰閑輿衛曰命之也閑習
 也輿衛習則馬不駭以是馳逐宜无不利而又上志獲
 通則无往不合

廣平游氏曰九二輿說輶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進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自戒曰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己非上比也而其志合內之畜於己者如此其周外之畜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能健行者也故曰良馬逐恃才而往易而不知戒則行或躓矣故利艱貞曰閑輿衛輿以行遠閑之則无覆轍之虞衛以自防閑之则无失守之患此戒慎之至也然畜極而反理之常然上九雖有止健之才當畜道之窮變而通之之時也三為正應則與之合志矣故利有攸往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乾為馬三陽至此而並進良馬角逐之象也三陽之進有正有不正者焉則其從之難是以利艱正也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故曰閑與衛然後利有攸往方上九何天之衢往則合志也必也擇利於其身擇利於其君是則二三其德者也何畜賢之有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輶之道也說輶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為哉蓋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修道之教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說輶之義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逐之象亦未喻其至也至於何天之

衢則放乎四海與天同道矣故良馬之逐所以上合天衢之志也良馬正為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於用九矣然自輿說輶之止至於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備矣蓋參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合天地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蓋懼有失焉此中庸始言戒慎恐懼慎獨終言不愧于屋漏之義不然則湯之慄慄危懼文

王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馬九三得位為良馬震為作足三陽並進良馬逐也九三剛健當位得時上九畜極變而應之利以馳逐然馳逐不已必有奔蹶之患不可恃應而不備故戒之以利艱貞九三正也動則失正艱難守正則利曰閑輿衛可也古文作粵粵于也發語之辭允口象艮止也坤為輿四正閑輿也三乾為人震為足為大

塗人傍輿而行閑輿而衛之象閑輿衛以其利艱貞也九三如此猶謹銜策清道路節良馬之步而徐驅焉其進利矣故利有攸往上九陽也變而應三三以剛往與上合志志動於中者也茂陵中書武功爵十三級曰閑輿衛有取於此乎夫恃應而不知備銳進而不知戒鮮不及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有攸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本義○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

一爻自進耳○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獨
 畜卦不爾何也先生曰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
 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為為上所制畜
 然後知止固自為易九三與上九為應正是二陽相得
 有為之時如良馬馳逐于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之時
 上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用守不敢放肆防閑輿衛使
 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衛
 故利有攸往易說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
 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
 也繫論畜道則四良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

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
 止天下之惡人一死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
 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
 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
 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之性舐觸以角故牯以制之
 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舐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
 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
 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
 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並易傳○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
 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犢豕之牙豕
 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唯犢其勢
 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



置其夏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夏楚將自化矣呂與叔東見錄
 廣平游氏曰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如
 六四故為童牛而加牯焉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為殯豕
 之牙蓋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牯牛之
 象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居艮體之下與初為應畜初者也初
 雖乾體有行健之才陽微而未壯也故有童牛之象焉
 夫牛善觸者也童牛角始生未能觸者也牯之則易制
 矣四履近尊之位大臣任畜之責也上以格君心之非
 下以畜民之惡如童牛而牯之則元吉而有喜矣至其
 過惡已成而畜之雖有比干之忠臯陶之刑不能勝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畜之六四臣位也臣有止君之象六五
 君位也君有畜天下之象何以言之經曰剛上而尚賢

能止健大正也大正者主乎艮也艮之能止者主乎四
 五之二爻六四以至柔而接乎下初九以剛健而應乎
 上上下下之情通而能行止之時也方初九私欲之未行
 而能畜之將順於其早正救於其小也古之人君垂衣
 拱手不下衽席之上冕而前旒以蔽明蕞纒充耳以塞
 聰前凝後丞左輔右弼王居中无為以守至正其止之
 有素也必也好惡之已形嗜欲之已著而欲面折廷爭
 櫻龍鱗犯嚴顏自謂曰我能事君我能事君何知之晚
 也故成王翦桐之戲而唐叔以封非周公孰為之蓋將
 順之於其早正救之於其小故也然則六五畜天下者
 如之何書曰无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是以貴除其本
 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則有固本之道也上古結繩
 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為之書契除民訟之本也

周人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絕酒禍之本也詩首關雎之義明夫婦之道成父子之親也春秋書王正月公即位立君臣之正也父子親君臣正使父子子子夫夫婦婦而各止其分義豈一朝一夕之能哉蓋申其義去其害之有素是積豕之牙之義也夫然後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夫是之謂大畜也然六四者能盡事君之一心故能有喜六五賴及於天下故言有慶亦小大之異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辯而止之於初者止於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偽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角而充之其狠戾鬪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心

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牯之象也吉孰大於是哉牯牢之也童牛不必牯而牯之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也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牛坤初為童牛童牛始角時也六四坤體四之初為童牛初剛往四角觸之象四不來初屈而不動童牛牯之也牯橫角之木周官謂之楅𠵼初之四則二成巽木初復位則剛伏於木下牯牛之象六四當位止剛不以威武為之以漸優而柔之使无犯上之心剛柔各得其正故元吉元吉者自其始吉吉之至善也喜者陽得位初九不動而應已剛者反為柔用六四所以有喜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福衡者也止之於未有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本義○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六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錄語

東萊呂氏曰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牯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嚙者以有牙也今豕

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易說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

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眾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无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

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亦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積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並易

傳○積豕之牙豕牙最能噬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却只就它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揚道錄

藍田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初九居健之始其健未若童牛然禁於未發以牯閑之及其長也无所用其健豈特不

暴而已安於馴柔可駕而服故可喜也九二居健之中其健已具若豕之牙漸不可制六五居尊守中能以柔道殺其剛暴之氣若積豕然其牙雖剛莫之能暴可以養畜而无虞故有慶也

廣平游氏曰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嗜慾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積豕之象也禁於未發故能使之棄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喜格其非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化其心以畜萬邦則畜君之要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積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蓋豕之為象其躁忿足以傷物而賊仁其嗜慾足以伐性而滅義今而窒其原則貪欲之情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

忿之質可化為不忮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君位也為大畜之主任天下之畜者
 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則民之亂以有欲也故先
 王畜天下之惡靜亂而息民在室其欲而已孔子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民之不竊在上之不欲耳非
 刑威所能禁也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其畜天下能
 不以威刑者也故曰豮豕之牙吉豕牙躁動而難制非
 力之所能勝也豮之以室其欲則躁動自息矣此先王
 畜天下之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書之費誓曰今惟淫舍牯牛馬先儒以牯
 為牢閑疑其非橫木也豮豕者去其勢也去其勢安在
 有牙而不可犯也童牛之牯殆謂馴之於初豮豕之牙

殆謂絕其勢而制之止也不然則繫于金柅且不能制
 躅其躅也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如童牛之牯如大人不失
 赤子之心或至於有害當如九二說輓之道故言豮豕
 之牙也牛之所以為害者角也豕之所以為害者牙也
 童牛則止於角未生之初故其止也易豕既有牙斯不
 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為害矣是猶君子必盡去人欲然
 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也童牛未嘗失天性无欲可去
 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似之豕牙已有失矣蓋已陷於
 人欲者故求其放心之論似之能求其放心是以吉而
 有慶也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己復禮其義皆相近有
 喜者自得於一心而已有慶者喜之廣大及物之意蓋
 五為君道與四不同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

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犯五則三成坎坎為豕五成巽巽為白自三至上體頤豕頤中有剛且白者豕之牙也六五得尊位柔中二退而受畜三坎毀兌金刻制其下而剛伏積豕之牙也牡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積積豕則馴擾剛躁自止牙不能害物矣慶者三陽受畜而為用陰以陽為慶六五之吉有慶也二應五得正故吉古之善畜天下者知有血氣皆有爭心難以力制務絕其不善之本而已猶去豕牙之害而積之也順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率之以柔中其效至於垂衣拱手而天下服易傳曰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本義

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本義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而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元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為絕句艮為止止二陰也不以止其類也



故亨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畜極而通其道大行无往不亨言何天之衢亨者猶言何所為天道乎所之皆亨也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至於天人交助則賢路自我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天衢言陟降之當於天心也彖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爻以何天之衢為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為先王之盛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畜之終畜極而反則乾道上行矣故

衢亨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牯豮豕之牙如不失赤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於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於天道矣止於天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以道大行而亨也以在上言之則蕩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在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雖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上九之謂與究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牯則知利已之厲矣豮豕之牙則說輒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良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為良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尚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尚賢之義於六爻之中亦猶止

健畜德之道也特尚賢為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兼之

易說

漢上朱氏曰畜極則通止極則動震為大塗兌為口止乾為天天衢也何大其聲也上動亨也言何其天衢之亨如是乎正者道也大塗亦道也三陽上進道大行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何天之衢亨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如此本義○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

亦不可知○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蓄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

天之衢亨是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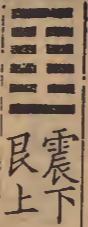
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一

後學成德



震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互體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易說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己之方

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為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

養矣故卦辭祇以觀頤口實為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為主故也况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變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於飲食而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明如此

易說
新安朱氏曰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内含四陰外實内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易說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伊川先生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

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
 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
 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
 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
 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
 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
 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頤盡其所以養也上止下動外實內虛頤
 之象也莫非養也養正則吉所養自養皆欲觀其邪正
 也觀天地養萬物則自養得其正觀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則所養得其正

龜山楊氏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口之
 於飲食人所資以為養也故頤養也夫觀頤觀其所養
 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體有大小不以小害大自養之道也天地養
 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
 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一人之身无
 尺寸之膚不養也務養其小體則飲食之人而人賤之
 矣故頤正則吉反是則凶之道也夫天地之養萬物聖
 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而後得其正得其正
 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說易
 白雲郭氏曰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正養
 之非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
 以養正則吉也欲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

則得頤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於口實頤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哉卦言觀頤豕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為盡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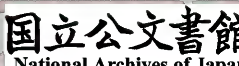
易說

漢上朱氏曰鄭康成曰頤者口車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止因輔嚼物以養人故曰頤此合震艮兩體而成頤也頤者養也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故曰頤貞吉此以初九之正言頤養之道也頤自臨九二之變一變明夷離為目觀也自內觀外觀其人之所養也所養正歟君子也所養不正歟小人也觀其所養是非美惡无所逃矣故曰觀頤此以臨二初變明在人者養之之道當正也四變頤自離變艮艮為手求

也自外觀內反觀己之自養以考正與不正也口實者頤中之物也四爻皆陰陰為虛虛則无物故自求口實无物而求正與不正未定也二四正三五上不正自養者正歟君子之道也雖貧賤不去也自養者不正歟小人之道也雖富貴不處也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此以上九及頤中四爻明在己者養之之道當正也觀人之所養然後觀吾之自養則所養正矣養之道甚大天地之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亦不過震動艮止也乾天也坤地也震東方萬物發生天地之養萬物也上九尚賢在五位之上坤眾為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天地之生其動以正陽降陰升萬物自遂其盛至於盈乎天地之間各極其分而後止天地不勞也動以正而已養萬民者本於養賢賢者在上萬民自遂其生聖

人不勞也止於養賢而已故震動艮止之象自己之養
 推之至於人之養自人之養推之至於天地聖人然養
 之道不過乎此頤之時豈不大乎故曰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此以頤之成卦終言
 頤之道也易傳曰或云用或云義或云時以其大者也
 萬物之生養以時為大故云時以卦氣言之十一月卦
 故太玄準之以養或曰初變明夷則有離四變成頤非
 離也何以有觀之象曰此可以意會難以言傳明夷之
 離為小過之飛鳥訟之坎為中孚之豚魚小過中孚豈
 有離坎論其所生也變卦之法一卦七變八卦為六十
 四四五六之變无復本體矣而五行盛衰皆以本卦言
 之何哉故曰察性知命原始見終易傳
 新安朱氏曰觀其自養也釋卦辭頤之時大矣哉極言

養道而贊之義本○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
 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是
 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
 養養浩然之氣模樣○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
 類是說自求口實○問頤卦先生曰頤卦最難看○問
 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
 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
 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
 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
 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
 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問觀頤觀
 其所養之道觀其自養則是所以養身之術先生曰所
 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韓則為非凡見



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

問伊川以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先生曰這兩句

是解養正則吉以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

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繇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彖之曰養正

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元窮之意

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

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

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

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

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易說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

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

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一有也字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

中含一元含字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

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

惟就口取養一元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

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

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財資

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一有則字

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下有雷畜養之象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雷所震未遠則慎其所發陽氣未

盈則節其所養

龜山楊氏曰言語飲食皆取頤之象也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亂之階也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可不慎乎飲食以養人務養其口悅而不知節則取賤之道也夫如是皆非頤正之義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山以形雷以氣故言語主於氣飲食主於味方其知所養也則味生形而有餘不足隨之氣生精而善惡隨之此君子宜知慎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山附於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於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无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物而人亦受養於形氣之間是以君子慎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以虛中為主雖以言語飲食為致養之道而為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於虛者也飲食入於虛者也出而為患於是慎

之入而為患於是節之頤養之道斯為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无也使不為養之之患者其惟慎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雷以養萬物而動亦不可過也震為決躁艮止之慎言語也噬嗑有飲食之象頤中无物節飲食也言語不慎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疾皆非養之道易傳曰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貨財資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无傷

說易

新安朱氏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義本○或曰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

慎言語節飲食○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易說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伊川先生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

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為朵動其頤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體躁應上觀我而朵其頤求養而无恥者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咽息不食非志於義者也初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震之體也四止於上而初動於下以應之朵頤之象也朵動其頤也一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於上則匪正矣舍靈龜之象也舍

靈龜而觀朵頤則人賤之矣故凶而不足貴也爾對我
 之辭爾謂初四謂我爾非四謂之也假之辭耳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龜之所養也內內以氣為主人之所
 養也外外以食為主故食氣者壽食味者天理固然也
 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然養氣有三下焉者強其
 氣而已若孟施舍之養勇是也曰視不勝猶勝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无懼而已矣中焉者保其氣如莊子所
 謂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彭祖壽考之所好也上焉者充
 其氣若孟子所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養正
 之大也孟子言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則
 朵頤口體之養又何足為貴乎初九頤之始未知所進
 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善者莫善於龜之為物也蓋言語飲
 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為頤之患遠取諸物獨龜不以
 是而壽舉頤之患息矣不亦善乎初九在頤之初可求
 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朵頤之患是失其所守之貞者
 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
 九與六四為應舍陽求陰舍善求不善是舍君子而為
 小人又何足貴乎頤之取龜亦猶艮之取背易說
 漢上朱氏曰頤自明夷之亂四變而成頤故頤初九有
 龜之象伏於坤土之下龜蟄時也龜所以靈者蟄則咽
 息不動无求於外故能神明而壽君子在下自養以正
 靈龜之類也六四安位无下賢之意初不待求往之四
 成離離為目觀我也初震動體下頤而動口雖徒嚼志
 已先動是舍爾所以為靈龜者觀我而朵其頤也爾言

初九我言六四舍爾觀我忘已從欲動而不正凶之道也夫貴乎陽者為其特立不屈於欲故能无祿而富无爵而貴守道修己澹然无營今躁妄以求无恥自辱亦不足貴也傳易○又曰王弼謂頤初九不能使物由己養誤也夫使物由己養有命存焉初九在下未能養人而當自養以正故以朶頤戒之叢說

新安朱氏曰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易說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先生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於初若求頤於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它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

也○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
宜矣行往也金易

橫渠先生曰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
卦羣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顛
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
類之常故以進則凶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推言頤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
資養於下則於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
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曰顛頤而吉而二
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邪蓋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
守矣然在下體疎遠而未有祿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
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答也則

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
暇養人乎故二為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
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至
於屈己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
資於上所以俱為拂經也金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上養下相應以相養理之經也二以陰
柔不能自養而卦惟二陽皆非其應而下求於初顛頤
拂經也丘在外而高上九之象也上而求之則行失類
矣故征凶易說

兼山郭氏曰雜卦曰頤養正也象曰養正則吉也而六
二六四皆謂之顛頤何也王輔嗣曰養下曰顛或謂以
下養上為顛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謂
養下曰顛者非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

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為顛亦非也且頤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為養者也然則何以謂之顛乎王昭素曰以陰養陽謂之顛老子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蓋陰常乏而陽常有餘以不足奉有餘是以謂之顛也然六二六四吉凶不同何也曰六四之應正六二之比不正是以或以吉或以凶也二之應五常道也五才不足於山丘之象也既顛以養初又不應於五以是征行失類之象也蓋陰與陰陽與陽類也五雖无應當自靖以待之而致養於初且失類而凶凶由於失類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陰而陰則受養而已蓋陰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陰不足而求養於五五陰不足无以致養失頤養之道故曰顛頭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

艮也艮為山而曰于丘頤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是為五之象也必欲征行求養徒凶而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先儒謂頤征凶當作于丘頤蓋言丘之所養異乎山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比於初不能養其下而反資初九之賢以自養乾為首在下顛頤也六二經也顛頤則拂違其經矣養之經陽養陰上養下陽當在上養之陰當在下而受養故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士庶人各以其職受養五處君位二當受養於五六五養道不足然二亦不可越五而上征丘者上九應二之象也艮為山山半為丘王肅曰丘小山也物之所聚以養人者也蓋二近於初而相得資之以養雖曰顛頤未為无所養若近舍初九遠資上九征行亦凶何哉五雖養道不足以陰陽

言之已類又在相應之地上九應二則失其類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
 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初上皆非其類
 也本義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一有不
 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
 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
 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
 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所以戒終不
 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邪好動繫說於上一作繫不但拂經而已害
 頤之正莫甚焉故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正則吉六三頤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
 頤之正也故十年勿用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夫何
 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十年數之終也孔子曰三多凶凡以三不
 當位而居上下之際違本卦之義所以多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頤
 則違頤之道矣故象言其大悖也六二之凶宜矣六三
 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為頤之道今居上下之際過
 於動而不知止以動為貞則凶矣是以十年勿用无所
 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則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
 復可不慎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當受養於上九而六三不正動而正
 則上九不來不動以待初九則初九不應既不受之於

上又无以資之於下拂頤也故貞凶十坤數之極坤為年十年勿用言十年不可動上下无所利養道大悖也

傳易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己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一作其才德威望為下

民所尊畏則事行而眾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一元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有澤字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於天下吉孰大焉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為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而士大夫之志或涉於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耽耽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為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與初正應也以上養下頤之正也陰柔不足以致養而下求於初顛頤也然陰資於陽得所養矣故吉與二之拂頤異也居近尊之位大臣任頤之責者也才雖不足而履正居位人所欽畏也故有虎視耽耽之象初以剛明之才應於上一於奉上者也上之所資能充其欲也故有其欲逐逐之象逐逐言相繼不乏也如是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之顛頤以約為養宜有虎視之威制逐逐之欲故能上施而光古人謂禦夷狄者不一而足其在茲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上而求養於下者亦失頤養之道故謂之顛頤顛頤一也所以為顛頤則異也經曰頤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故知求養正於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

吉不知求養正於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具求養自養養內養外之義是以吉且无咎而為上施之光也且顛頤求養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眈眈然所以養威容於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以養心於內也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之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此顛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謂虎視眈眈以養其外者如此顏子克己而非禮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內者如此夫子絕四而毋意毋必是也彖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六四之所養則顛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養其外逐欲養其內是也六四

雖无養賢及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正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顛頤之吉其求下也不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朵頤凶者也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內安得无欲哉上施光者易以謙為光以益為光謙卦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頤以上養下六四當位下交初九乾首在下顛也求賢自助於剛柔為正正則吉故曰顛頤吉虎視謂四交初也初往成艮離艮有伏兌為虎離為目虎視也易通卦驗小寒虎始交際垂其首垂其首者下視也艮坤互有坎重厚而深沈眈眈也虎首下視眈眈然下交不瀆矣六四其欲在於初九不瀆則初九逐逐而

往震為作足逐也古文作倥初往之四不正宜有咎然
 无咎者以不瀆故无咎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四
 在上施之下者光也光坎離下照之象或曰虞仲翔曰
 坤為虎又曰艮為虎馬融曰兌為虎郭璞以兌艮為虎
 三者孰是曰三者異位而同象坤為虎者坤交乾也其
 文玄黃天地之文艮為虎者寅位也泰卦乾坤交也在
 天文尾為虎艮也大雪十一月節後五日復卦六二爻
 虎始交兌為虎者參伐之次占家以庚辛為虎者兌也
 龍德所衝為虎亦兌也兌下伏艮具此三者之象故先
 儒並傳之舉兌則三象具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
 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
 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本義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
 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
 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
 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
 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
 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
 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
 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
 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
 信故艱險一作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
 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
 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居貞之吉者謂能堅

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尊拂經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己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之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間一生則危亂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不可涉大川為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為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蔑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

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養天下頤之經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頤之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則不可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為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柔道不可以有為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是以得其所從而成己之吉也六二拂經蓋違相應之理六五拂經以違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辯

易說

漢上朱氏曰正者養之經上養下陽養陰正也六五柔

通志堂

得尊位養道不足資上九之賢以為養拂經也上九助五之養有正之道五寬以居之順從於上則得正而吉艮止也有居之象故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人君養天下以正得眾以用其健乃可涉難六五拂經其才不足故不可涉難上五相易成坎无震足巽股之象不可涉也易傳曰艱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不得已而濟險難者有之矣其可常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

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

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

當天下一有之字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

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

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

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

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益易傳

橫渠先生曰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眾陰順從之慶

驕則有他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

動耳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頤之時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與被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眾賢助之人主親見其功業而深知其所存徧知其所為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聞

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徇國弘濟於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冀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是也說者謂以上養下為顛頤是以顛為正矣故用伊川說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衆陰由之以養也履師傳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厲乃吉厲者不安其位之謂也如是雖涉難有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也上九雖不居

有為之地自下而升為頤之主能養賢以及萬民之象也故能涉險濟難雖危而吉也故孔子曰頤之時大矣

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上九也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忘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由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盡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一陽處上下有四陰六五體柔无應才不足
 以養天下而天下由之以養者也故曰由頤然非養
 道之正也權重位高衆忌之則必危人臣當此任可不
 兢畏而懷危懼乎故厲以剛居柔位厲也厲則不敢安
 其位下從王事无成有終上下並受其福故大有慶鄭
 康成曰君以得人為慶虞仲翔曰陽得位故大有慶上
 之三成坎有震足象利涉大川也上九佐五以養道養
 天下而得民利於涉難也象不言者大有慶則涉難在
 其中上艮體頤以靜止為善故三爻皆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
 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二

後學成德

巽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
 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
 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
 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
 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
 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
 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
 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
 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
 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

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此字有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嘗一作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易傳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撓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撓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撓也一作撓取其中強而本末弱本末弱是以撓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棟易傳

白雲郭氏曰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為主而過以剛為義過非人之失也過於用剛也過於用剛所以為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撓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也夫大厦將顛梁棟傾撓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

之事也易說
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大過棟撓之時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蠱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

新安朱氏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撓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本義○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曉得便也可占○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欲人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並語錄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无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一云時用之宅也外篇伊川先生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本末弱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剛過而中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

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並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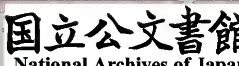
橫渠先生曰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過非常情之所及也二剛居二體之中有二剛以輔之大者過也二柔居二體之中有二柔以輔之小者過也本末皆弱非大過不足以持之必大有為而後濟故利有攸往乃亨剛過而不失其中可與權也巽而說行得道者多助也

漢上朱氏曰大過陽過陰大者過越也鄭康成曰陽爻過也卦四陽二陰陽居用事之地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六爻言大過也巽為木為長上兌者巽之反長木反在上為棟巽風撓萬物者也而體弱陽為重四陽在中任重也長木在上而任重本末皆弱棟撓也天地之

理剛柔不可以相无剛以柔為用柔以剛為體柔既不足剛亦无自而託譬之棟也中雖剛強兩端柔弱棟豈能勝其任哉故曰棟橈本末弱也此以巽兌兩體言大過之時也大過自遯六二變剛過者九三九四中者九二九五與衰救弊補其偏而不起之處非剛過不可也中則无剛過之患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過非過於理也以過為中也猶之治疾疾勢沈痼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巽在內者巽乎內也兌在外者說乎外也內巽外說而志行抑剛之有餘以濟柔之不足則剛來柔往陰得位不窮大者不過乃亨乃者難辭也君子強小人弱六二不往以濟之亦何由亨夫剛過而不反不肖之心應之未有不為君子害者也東漢之季清議太勝

君子小人至不相容大過已極而不知反是以不亨故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乃亨此以卦變合二體而言濟大過之道也大過之時君子過越常分以濟弱能達乎時中矣又巽而說行以是而往利於有為建大功立大事非大過人者不能趨此時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在卦氣為小雪故太玄準之以失劇易傳龜山楊氏曰上下二陰本末弱也四陽聚於中大者過也剛過而聚於中剛過而中也巽而說行合二體言也所謂大過者立非常之事成希世之功是已禮器曰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時也者當其可之謂也苟當其可則雖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是亦過而中者也故堯典之書為遜舜而作而名之曰典言常道也堯雖以天下與人而舜以匹夫受人



之天下以人之常情言之可謂大過矣自聖人觀之亦曰常道而已也然而非巽而說行則不可往也故堯舜禹三聖之相授而謳歌獄訟皆歸之焉湯武之用師則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能成大功非巽而說行何以有此反是則子之之遜白公之爭耳何亨之有哉

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過一卦陳氏從遜變王原叔從離變二者不同要之取剛過中則一也遜以六二之上六王氏以離之巽遜以上九之九二王氏以離之兌然各有理可以互推也初上二陰是以言棟撓本末弱也其事則大過之初過亦淺也故為藉用白茅上六過之終過亦大也故為過涉滅頂凶要之大過大者之事小過小者之事推其象辭斷可知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彖言大者過也蓋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撓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撓故宜用剛內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謂所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利亨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者過也以卦體釋卦名義棟撓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利有攸往乃亨又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本義○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問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既棟撓是不好了又却如何利有攸往先生曰看彖辭可見

棟撓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過允上巽下允說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却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易說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伊川先生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一元也易人字也傳

藍田呂氏曰木資澤之潤以長茂澤水之盛至於滅木大過之象也君子達命之變得其所自信雖大過之世



不與物推移故能以不懼无悶處之

龜山楊氏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易說

兼山郭氏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大者之過也今以一人譽之則喜一人非之則沮不能過者也昔者伯夷叔齊推位避國以歸文王及武王興師叩馬而諫其後卒不食周粟餓於首陽方武王興師商之賢人有如微子之徒已歸周周之賢臣有如太公召公之徒皆以為當伐而不疑四方諸侯會者蓋八百國是天下舉以為是也獨伯夷非之蓋推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不得不如是也非獨當世之是非又將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由是言之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伯夷之徒孰能為之此其所謂大過之時大者之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過也君子於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為或退則窮處而已進而大有為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篠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幾於潛龍之義二者蓋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於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養木者也過而滅沒其木大過也初六以一柔巽於四剛之下而不變巽為股立也巽見震伏震為恐懼獨立而不懼也所謂以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乎上六處一卦之外遯也允為說无悶也遯世无悶所謂舉世不知而不悔者乎二者非大過人不能也王輔嗣曰非凡所及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本義○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是放底如獨立不

懼遯世无悶是也○澤滅木大過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或至浸滅了木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浸

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語錄

東萊呂氏曰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

駭无一人以我為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

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无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衆然其說皆无

根蒂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為衆衆反為獨矣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

物之象敬慎之道也傳

藍田呂氏解見九二

龜山楊氏曰大過之時四陽聚於中无所待而足以有為矣故曰苟錯諸地可也而以柔濟之藉用白茅之象也茅之為物所以供祭祀故至潔而其用重藉之用茅慎之至也故无咎說易

兼山郭氏曰大人之過也過於厚小人之過也過於薄藉用白茅厚之至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為而初六既柔居下又不可以有為者故特可用於過厚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巽為白為草交乎乾剛草白而剛白茅也

先儒謂秋茅也以柔藉剛藉也大過爻畫有足有腹有耳器之象坤為地置器者苟措諸地可也而藉用潔白之茅茅之為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者慎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惟過於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於此而過其誰咎之雖不當位无咎也故曰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傳

新安朱氏曰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本義○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在小錄語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

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遠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萁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萁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在下大過乎慎者也茅柔物藉在下也大過之世老少不得當其耦陽過於陰則老陽與少陰耦陰過於陽則老陰與少陽耦初六少陰女也上六老陰老婦也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老夫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女未嫁者也大過剛過也柔過則不濟矣九二比於初六剛過乎柔上六比於九五柔過乎剛過則為老故枯楊為老夫老婦稊柔物也枯楊生稊再秀也華陽物也枯楊生華再榮也九二剛過故得柔之助楊之再秀尚可久也老夫女妻未失宜也上六柔過九五以少陽配之剛不足以助之雖榮易落也老婦士夫雖配非耦也龜山楊氏曰楊陰木也感於陽而易生也九二居陰而

乘柔枯楊之象二居大過之時陽雖大過而陰已感之矣生稊之象也老夫猶枯楊也得女妻有生育之道焉猶生稊也蓋巽乾體也一索而得女二居乾體老夫也而下比於初得女妻之象也大者過而陰比之成生育之功焉何不利之有說易

白雲郭氏曰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之潤養至於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二五取以為象然則聖賢當棟橈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亡書无見王輔嗣曰

稊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如此則秀主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兼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稊稚也說文云稊幼禾也後世作稚穰皆同音如虞言則為穰可矣鄭氏作萋陸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莖萋菽藿也益非矣說文又有萋草即詩之柔萋亦无稊義獨伊川曰稊根也稊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以爻義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可久也然則稊字之疑其來尚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兌為澤巽為木澤木楊也兌正秋枯楊也言陽已過也二變而與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稊也楊之秀也伏震之象故曰枯楊生稊鄭氏易作萋艮為夫陽過老夫也巽為艮妻

初陰女妻也老夫得女妻過而相與猶足成生育之功无不利也蓋九二剛中用柔以濟之則无過極之失矣

傳易

新安朱氏曰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本義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先生曰夫居大過之時與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

勝其任如棟之撓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一作易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尚能係其志乎○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有親輔之如棟撓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解見九四

龜山楊氏曰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九三以剛居陽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矣棟之所以撓也夫大舜有大焉以其善與人同也剛過而不中獨立而无輔不足以有其大矣居大過之時由是而能勝其任者未之有也其撓而凶不亦宜乎

說易

兼山郭氏曰九三應乎上六故曰棟撓初六應乎九四故曰棟隆孔子曰不可以有輔者應上也撓乎下者初應乎四也棟在上者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稊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撓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无柔以輔之者蓋卑不能有尊以為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強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眾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棟撓矣能无凶乎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為柔輔剛之義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三巽為長木居中任重棟也大過陽過

陰弱爻以陽濟陰為濟過之道九三有上六正應當相濟六濟九則陽不過陰不窮矣則上六者九三之輔助也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過乎剛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又不正不正則上六不應人所不與安能當大過之任如有摧折敗撓而已凶之道也所以致凶者以不可以有其輔也易傳曰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係其志乎傳易

新安朱氏曰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撓而占凶義本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

隆起一作兼字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

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

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

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

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

則為吝何也曰之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

初為正應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於

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棟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

謂不下係於初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為心則撓乎

下吝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應上柔上而剛下棟撓者也九四應

初剛上而柔下棟隆者也棟在上之物也大過主於剛

過柔在乎上剛不足以輔之故撓而凶剛在乎上雖不

撓乎下然係應在初其志不弘猶有它吝

龜山楊氏曰以剛居柔剛過而中也履近尊之位任大

過之責者剛而中可以有輔矣不撓乎下能成大過之

功也故棟隆吉然剛過而中足以自立不可有它也下

比於初則柔過矣故有它則吝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之應上六卑不能有尊是以无輔初

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隆而不

撓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為之才僅足小用

任重不撓其剛而已它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

它雖愈於三之不能有輔其於大過之道亦未優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反巽在上巽為長木棟之象陽處陰

而不過能用柔以相濟者也動而正正則不撓乎在下

之柔故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易傳曰隆謂不係於初不曲以從下也大過之時以剛濟柔為得宜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有它也六二九四非正應故以初六為它九四近君當大過之任不能絕去偏係不足以任九五之重吝道也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以柔相濟之義也四與初志相係者也剛柔得宜而係於陰則害剛矣故可吝也易傳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本義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

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易說龜山楊氏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揚易生之物也陽過而枯矣陽雖過而生理存焉下應九二之陽无陰不成

也故生華而已上六陰極矣老婦之象也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五雖重剛而下无應故謂之士夫士未有婦之稱也居大過之終陰陽皆過以老婦而得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虽无咎无譽是亦可醜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乘初故云老夫女妻九五承上故云

老婦士夫原叔謂坎離之過理或然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隆撓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於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慎也故二五之辭二為優矣華見於外敷榮而已不若稊之

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為可醜也觀象之辭蓋言不若初二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為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為澤巽為木澤木楊也五兌變而與上兌成震兌說也震為專為蕃鮮其專蕃鮮可說生華也巽為長而伏何可久也巽為婦上六陰已窮老婦也震

為長男得士夫也九變六陰居陽宜有咎以陽濟陰故
无咎允為口震成兌毀故无譽雖曰无咎无譽然以陽
而配窮陰又不能濟得无醜乎蓋上六過極之陰雖五
當位剛中濟之以柔不能成功也以陽濟陰其在於未
極之時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
皆與二反本義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
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
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没其頂其凶可
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
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過涉至溺乃自

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金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
故滅頂而无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深則厲淺則揭涉而至於滅頂過涉
者也以柔居大過之末過涉而下濟者也涉雖不濟義
不得已滅頂取凶命不可逃義命合一非其咎也

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
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比干之身則凶矣於
義則不可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也
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衰弱在上者不
可以有輔在下者過弱而不可以為恃非得剛過而中
巽而說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



不懼遯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易說

和靖尹氏曰過涉滅頂凶小人之過至滅頂可謂極矣

其凶可知无咎者无可咎於人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為已

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為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

凶自為之不可咎於人也易之无咎多有其義異者象

言不可咎又誰咎之類是也伊川曰以言无所怨咎蓋

因象以明之矣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

而无咎為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

其道殊不相類故伊川獨以上六為小人履險自禍之

事不然則龍逢比干豈不量力度德之人也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首上六在首之上頂也上六本遯之

六二自二進而上行涉四爻至上成兌兌澤滅没其頂

涉難之過也九二九四剛陽過越以濟難乃克有濟上

六柔而處大過之極不量其力至於滅頂然上六正也

志在拯溺不可咎也過涉之凶所謂以貞勝也象有言

不可咎者義不可咎也有言又誰咎者自取禍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

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本義○或問大過

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

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

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

九四雖吉而又有它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

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

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

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
 自不同否先生曰是如此九五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
 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它不得九四棟隆只
 是隆便不撓乎下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恐是它做得
 是了不可以咎它不似伊川說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
 節之嗟无咎主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出門同
 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
 咎也此處恐不然○大過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
 咎也某嘗謂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
 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並語錄

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二

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二

